

# ないない海

しらishi かずふみ

Shiraishi Kazufumi

无光之海

白石

罗越 一译

九州出版社  
KIUCHUPRESS

光のない海


# 无光之海

田

## 白石一文

— 著

罗越 —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光之海 / (日) 白石一文著; 罗越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08-6508-4

I. ①无… II. ①白…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8879号

## 无光之海

---

作 者 [日] 白石一文 著 罗越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0毫米×900毫米 32开  
印 张 9.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508-4  
定 价 42.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我相信，

我一定能看到水中的生命之光……

HIKARI NO NAI UMI by Kazufumi Shiraishi

Copyright © 2015 by Kazufumi Shira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eisha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anNet KK,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9144

公司决定更换总经理办公室的资料柜，我花了几天时间，将里面的东西整理妥当。之前那套钢制资料柜用着并没有什么不足，行政总监却一个劲儿地让我换，说供应商那边声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套是免费赠送的。

大地震过后，公司便着手更换储物柜、资料柜、桌椅等办公家具。总公司大楼差不多在十年前翻新过，抗震性能方面已充分提升，但办公家具和收纳用品等依然沿用着“老一套”。于是我们决定陆续淘汰旧物，更换为安全性好、强度高的产品。

随着最后一批——七楼行政、人事部及总经理办公室——办公桌、资料柜、储物柜等替换完成，整个换新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在持续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更换办公用品对眼下的公司来说，绝不是一件轻巧的事。分几年逐步完成换新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从资料柜中翻出好几本名片簿，预备借此机会将旧名片处理掉。

十几二十年前交换的旧名片一文不值。最近几年，我每天都会抽

空把有用的信息输入电脑通讯录。按理说，输入完成后，名片扔了也不碍事，但我总觉得将印有旁人姓名的小纸片丢进碎纸机未免不妥，这直接导致了名片簿在资料柜中日益增殖的局面。

这次，我决定跟它们说再见。

下决心容易，实际做起来却麻烦得很。从塑料夹层中将名片一张张抽出，暂时堆在纸板箱里，积攒一定数量后再用碎纸机进行处理。步骤虽不复杂，但毕竟是三十年来存下的所有名片，数量着实惊人。

虽说可以让兼任秘书的源田帮忙，但里头夹杂着不少私人名片，像是年轻时经常光顾的店铺卡片之类的，我不想节外生枝。于是，眼下唯有按部就班，抽出时间独自清理。

我从行政那边借来一台小型碎纸机，摆在办公桌旁，每次一到两张，将名片逐次进行粉碎。伴随着碎纸机发出的特有的沙沙声，各色人等的名字滑入碎纸入口。没工夫同他们逐个忆旧，心中多少有些悻悻然。

结果，新资料柜搬入后一周，名片处理工作反倒还在进行。

不过，清理名片这段时间，倒让我有个新发现。

亦即，将自己的名片送入碎纸机粉碎，相比旁人的名片来讲，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

信件包裹上的名字也好，我自己的旧名片也罢，不需要时，我通常都会剪碎再扔。

——高梨修一郎

将这个名字送入碎纸机甚至是痛快的。在用剪刀亲手剪碎自己名

字的时候，我口中经常还念念有词“你个、你个”。这里的“你个”多半是“你个家伙”的“你个”，往狠了说，这“你个、你个”跟“滚吧、死吧”仅仅一线之隔。

——你个家伙，滚吧！你个家伙，去死吧！

在将自己的名字剪个粉碎时，我差不多就是类似的心理状态。

作为多年来的习惯，我原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这次，在粉碎大批人名的过程中，我重新体会到了无意识中默念着的“你个、你个”的真正含义。

不出所料，我对“高梨修一郎”这个人真是烦透了。

在清理最后一本名片簿时，我偶然发现了那张名片。

起初，我按照年份顺序进行清理，如此一来总少不了感怀往事。为提高效率，我改为随机抽取名片簿，操作也愈加机械起来。

最后剩下的这本名片簿是两年前的。这时抽取名片的速度显然已快了不少，我将抽出后的名片顺手抛入脚边的纸板箱，有时甚至不去注意上面的文字。因此，直到送入碎纸机的一刹那，我才留意到那张名片。要是背面朝上，兴许就错过了也未可知。

正当右手拇指和食指准备将名片塞进碎纸口时，我忽然瞥见名片上的文字。

“琉球尚古堂 筒见花江”

我慌忙停手。虽说对名片全无印象，但一看到筒见花江这个名字，我立刻想起那东西是从她手里买的。

我将名片拿过来细细端详。



“琉球尚古堂”的所在地是大阪市都岛区，“筒见花江”四字上头还有一行小字，是她的职衔“销售”。名片背面写有手机号码。我这才回忆起那天她亲手写下电话，将名片递给我时的情景。

关于拨打公司电话还是花江的手机，我倒没有半点犹疑。

“要是碎了，或是味道没有变化了，随时都可以更换，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就行了。我一直在全国各地跑，不打手机联系不到的。”两年前，她一边用圆珠笔写手机号码，一边说道。

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iPhone，拨通了花江的手机。

在呼出声响了几次之后，一个女声传到我的耳边。“你好。”她的声音显然有几分怀疑和试探性。

“不好意思，突然给您打电话。我是两年前的春天，在新宿日铁百货商店购买陶制水瓮的，我姓高梨……”两年多前的客户忽然电联本就稀奇，更何况“高梨”这个名字对方也未必记得，我便加了一句，“您一定没印象了。”

“是您啊，”筒见花江倒是有几分豁然开朗的口气，“是水道桥那边的总经理先生吧。”

我着实吃了一惊。“没错，就是我，”我一边寻思如何回答，一面寻索记忆，回想当天是否与她交换过名片，即便有，她的记忆力未免太过惊人，“是这样的，上次买的水瓮碎了，我想再买个新的……”

由于全然忘了有她名片这回事，我刻意略过水瓮早在两个月前就打碎了。

“对不起，”花江道，“那家公司去年就倒闭了。”

“倒闭？”

“是的。我这边也有点事情，最近很少接销售的工作，我也是听以前的同事讲的，那家公司大约半年前关掉了。所以，市面上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这款产品了。”

“原来是这样。”

“实在不好意思。”花江再次表达歉意。

怪不得水瓮打碎以后，我立刻在电脑上搜寻同款产品，却怎么找都找不到。某网络商店在出售类似的水瓮，我订了一个回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也就是说，这家名叫琉球尚古堂的大阪公司，已经没有了对吧？”我望着名片说道。

“应该是的。我是受百货商店的委托，到现场进行讲解促销的，对那家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她就不是这家“琉球尚古堂”的员工。

原来如此……

“日铁的负责人我认识，需要我帮您问问看吗？”她适时提出建议，“如果，这款产品还有货的话，我让他直接给您打电话。”

这款陶制水瓮能够储存两公升的水，看似平平无奇，要价却接近两万日元。记得当时它的定价超过三万，在大百货公司现场促销，我一时冲动就买了下来。

那是两年前的五月长假过后，我刚刚料理完岳母美千代的身后事

没几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水瓮倒也承载着一段记忆。

去年年底，在装满水后，我在厨房用纸巾擦拭这只造型圆润的四角水瓮时，一不小心脱了手。底部一角直击厨房地面，哐当一声，没等我回过神来，水瓮已摔成了两半。

凭借水瓮内壁烧铸的特殊矿石，全国任何地方的自来水，在水瓮内只需要半天时间，都能脱胎换骨，变得既好喝又润口。

“无论威士忌，还是烧酒，只要用这壶里的水来调，三得利角瓶可以变什么啊？变老伯威！三和大麦烧酒可以变什么啊？变百年孤独！就是这么神奇！”

花江的推销用语使我停下脚步，接过她递来的杯子，试饮比较。我依次喝了她现场加水调制的“三和大麦烧酒”，以及用市售矿泉水调的“中中烧酒”。出乎意料的是，三和的味道丝毫不逊色于高级烧酒中中。

长久以来，在家里自斟自饮，品尝烧酒与威士忌，是我唯一的生活乐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当场付了钱，事实证明实际效果与试饮并无二致，陶制水瓮储存的水的确能显著改善酒的口味。

后来，无论调酒，还是冲泡咖啡红茶，我一律都用水瓮里的水。这种水的效果还不仅仅是口感那么简单。

我长期的睡眠问题，以及起床后的抑郁情绪也都得到了缓解。

与妻子分开以后，失眠和上午的低落情绪如影随形，几乎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实在熬不过去的时候，借助安眠药和镇静剂，这几年倒也相安无事。没想到，用了这个水瓮不到半个月，多年的老毛病会有

如此明显的改善。虽然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但除了这水，还能上哪儿找原因呢？

“会太麻烦你吗？”

如果还能买到水瓮的话，我自然不愿错过。既然她表示能与百货商店负责人沟通，我唯有厚着脸皮承她的情。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那个水瓮的确口碑非常好，在我手里卖掉不知道多少个了。”花江答道，听上去只是举手之劳。

“那就麻烦百货公司那边给我答复吧。我一直用的，非常满意，这下摔碎了，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可不是吗，要是还有货就好了。”

“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吧？”

“我有的，我有的，客人的名片我全都收着呢。”花江的声音格外爽朗。

“哦。”

“要是没有我也没办法，百货公司那边可能就不会给您电话了。”

“明白，我等等看吧，不抱太大的期望。”

“好的，那先这样。”说完，花江挂断了电话。

我在总经理办公室整理董事例会所需材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时间刚过上午九点。

“早上好。”前台岛田富士子字正腔圆地说。她已经在前台工作十多年，负责管理签短期劳务合同的女员工。她和我相继进入公司，年纪也只比我大一岁。“有一位简见小姐说有东西要交给您，人已经到了。”

“简见小姐？”

“是的，她没有预约。”

此时，电话那头传来推脱之词。“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我就是来递个东西。”我终于反应过来，来访者正是简见花江。

那通电话之后三天过去了，日铁百货公司杳无音讯，我已经放弃了一大半。可是，花江为什么会亲自登门拜访？

“好，那请带简见小姐上来七楼吧。”

“我知道了。”

我放下手中的听筒。

我们公司没有秘书办公室。我的秘书源田主要负责帮我管理日常工作计划，但他并不是我的私人秘书，而是行政部的职员。岳母美千代出任董事长时，曾安排一位女性担任董事长秘书一职。行业工会的相关活动以及对外事务之类，均由美千代一手包办。如今董事长一职空缺，行业内的各种应酬由我出面应付。但是，话虽如此，建材市场整体依旧非常低迷，同行们维持自身的业绩都已自顾不暇，几乎没有余力再去考虑什么业界整体的繁荣。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坚企业，优胜劣汰极为残酷，每年临近发布年报，我的胃疼得就像穿了一个窟窿似的。总经理这个位子我坐了十年，没有一年例外。

“打扰了。”年轻的前台敲门而入。

前台穿着工作套装，身后站着一位小个子的女性，身穿羽绒服和厚厚的裤子，头戴毛线帽，显得有些臃肿。今年是历年少有的寒冬，刚入二月已经下了两场大雪。第二场大雪刚好过去一周，路面尚有大量积雪残留，新闻说，早晨的气温会刷新今年冬天的最低纪录。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房间中央的会客区。

“我先出去了。”前台转身离开。

被独自留下的花江看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仍旧站在办公室门口。

“好久不见，”我说，“快，快请坐。”

“我本想放下就走的……”花江把手里的白色塑料袋拎到胸前。我看到里面有几张报纸。

“你急着走吗？”也许她正要去上班，那样的话我不便强留。

“今天我只要上午去一趟事务所就行了，不赶时间。”

“那喝杯茶再走吧。今天上午我也只有一个会要开而已。”我再次让她坐下，“外套要帮你挂吗？”

花江勉为其难地走了过来，将塑料袋放在沙发上，摘下帽子，脱下羽绒服。她将帽子和羽绒服团在一起，在四人沙发的正中央坐下，把塑料袋抱在大腿上。

“我现在去弄喝的。咖啡可以吗？还是要喝红茶？普通的绿茶也有。”

总经理办公室的一角有个迷你厨房。我通常会自己冲泡茶或咖啡招待来客。

“那，我喝咖啡好了。”

我走进厨房，用滴滤咖啡的手冲壶烧水。手冲壶我偏爱hario生产的细口壶。直到两个月前，我一直都用那种水泡咖啡。先将水储存在水瓮里，过一个晚上，再用塑料瓶分装带来公司。如今则使用经净化器过滤的自来水。

“稍等一下，我现在就烧水。”

花江环顾办公室，很新奇似的：“后来我打日铁负责人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昨天傍晚总算联系上了，果然说没有货。”

我在她对面坐下。

“然后，我家其实还留着一个，我就拿过来了。”她将手里的塑料袋推了过来，“虽然二手的东西拿来送人不太好，但毕竟只是盛水的，也并没有留下什么使用痕迹。”

我接过袋子。我猜到花江这次来，多半是帮我找到了水瓮，却完全没料到她会把自己的东西拿来送我。

我取出袋子里的东西，揭开包着的报纸，熟悉的陶制水瓮再度回到我手中。

“我检查过，应该没什么问题。您拿去用吧。”

“那怎么行？”

“怎么了？”花江一脸疑惑。

两年前的五月，我们有过一面之缘，上回看到名片上的文字，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她的容貌。但是，今天见到本人，发觉比我印象中娇小一些，年纪也要小很多。我估计她应该不到三十岁。

“若是我收下它，你不是就用不上了吗？”

“不碍事的，”花江连忙说道，“本来就是样品，送给我的，而且最近我也不怎么用。”

“话虽如此，”正巧水开了，“不好意思。”我起身离席。

咖啡豆购自附近一家名为“神田咖啡”的咖啡店，我每隔一周去买一次。每天一到公司，首先要做的就是磨咖啡豆。我将那台摇杆在侧面的大型手动咖啡研磨机放在办公桌上，倒入一天所需的豆子，不紧不慢地转动手柄。我在公司会喝五杯咖啡，加上为来客预备的三杯，要磨的咖啡豆还真不少。

本周选用的是曼特宁咖啡。

我在两个杯子上分别放好一个小号咖啡滤杯，装入滤纸，多放了一些咖啡粉。随后再用手冲壶交替着为两个滤杯注入少量开水。深度



烘焙的咖啡豆随即升起浓厚的香气。

伴着咖啡香，我端着两个杯子在沙发上坐下。“别客气。”一杯放在她面前。

“哇，好香啊。”花江捧起咖啡杯，笑道。

“这个水瓮你真的准备让给我吗？”

泡咖啡时我已经有了对策。

如果市面上买不到，这或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个水瓮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停止使用还不到两个月，虽说目前身体并无异状，但我总是不免担心，之前那种失眠与抑郁的状态很快就将死灰复燃。综合考虑，可能接受她的好意也无可厚非。

“当然。我这不就给您拿来了吗？”她吸了一口。

“这样你看行么，”我把冲咖啡时想到的方案说了出来，“这个水瓮就算寄放在我这儿，你家里要用的水，我可以隔三岔五地帮你送过去，怎么样？我也会继续找找看，要是找得到，新的就还给你。寄放的这段时间，我可以付费，每个月三千日元，今天我先预付一年的三万六，你看怎么样？”

花江听完我的整个方案后，先是一语不发，随后喝了口咖啡，放下杯子道：“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一时间，我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什么。

“我只是因为家里正好有一个用不着，想着或许你合用，就拿了过来。压根儿没想过要人送水，或者收取什么费用。难道，你以为我是来上门推销的吗？”